



毛際可集

序堂文鈔卷之一

〔清〕

毛際可

撰

顧克勇

校點

子房擊秦論

昔張子房擊始皇于博浪
之余謂正天之巧於亡秦
事之成敗而審於數世治
矣然考其時天下之大勢

卷一

晉

遂安王

鶴舫著

仲

評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毛際可集

〔清〕

毛際可
顧克勇

撰
校點

卷之一

送友人

晉安林

烏程嚴

子學秦論

子學秦始見于博浪沙中謀

正天之巧於白春也夫論

去而審於數世治亂之由

考其時天下之大勢已定即

卷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毛際可集 / 顧克勇校點.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5. 10

(浙江文獻集成)

ISBN 978-7-308-15213-6

I. ①毛… II. ①顧… III. 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清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39591 號

毛際可集

[清]毛際可 撰

顧克勇 校點

責任編輯 張小苹

責任校對 楊利軍 陳曉璐 田程雨

封面設計 劉依群

出版發行 浙江大學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號 郵政編碼 310007)

(網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藝股份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50.25

字 數 680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308-15213-6

定 價 199.00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中心聯繫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卷二十五 說 贊

卷二十六 議 題

卷二十七 題 詞

卷二十八 跋 書後

卷二十九 文

卷三十 告文 賦 紀事 獻語

安序堂文鈔卷之一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晉安林雲路西仲

評

烏程嚴允肇修人

子房擊秦論

昔張子房擊始皇于博浪沙中謀中副車論者惜
之余謂正天之巧虛開一〇句作綱於亡秦也夫論世者不觀於一
事之成敗而審於數世治亂之由天之脈秦德久
矣然考其時天下之大勢已定即令擊之而中其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刊本《安序堂文鈔》

四子要桂 林洪氏氏 早卒葬蒼 後山	超八十一	名超全深 源五子早 亡葬蒼後 山	超三十六	名士麟字 功範歷可 長子貢生 現任杭州 府新城縣 儒學教諭 妻龍峯徐 氏側室馮
名際可字 會茂號鶴 舫履公子 丁酉舉人 戊戌進士 任河南彰 德府推官 尋奉裁改	如六十六	諱之履字 爾旋號太 素章公長 子府庠生 勅封文林 郎崇祀鄉 賢載浙江 通志孝義	之三十九公	諱國章字 思程瓚公 次子邑庠 生載浙江 通志孝義 傳娶松林 余氏子二 之履之琛
學三十六公	之三十六	如六十六	之三十九公	學三十六公

上海圖書館藏毛際可修纂《續修泮塘義門毛氏家譜》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導委員會

主任 夏寶龍

副主任 王輝忠 葛慧君 龔正 趙一德

劉奇 鄭繼偉 孫景森 金德水

成員 舒國增 胡慶國 李雲林 吳順江

胡堅 徐明華 焦旭祥 劉希平

錢巨炎 金興盛 壽劍剛 張偉斌

鄭新浦 童健 許江 梅新林

陳德喜 蔣承勇 陳一新 馬以

魯俊 錢建民 徐加愛 陳新

吳蔚榮 王永康

浙江文獻集成編纂中心工作委員會

主任 張曦

執行主任 張涌泉

副主任 董平 方建新 樓含松

主任助理兼辦公室主任 徐永明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庫總序

王明賢

有人將文化比作一條來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來的河，這是說文化的傳統，通過縱向傳承和橫向傳遞，生生不息地影響和引領着人們的生存與發展；有人說文化是人類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載體、方式和方法，這是將文化作為人們代代相傳的生活方式的整體。我們說，文化為群體生活提供規範、方式與環境，文化通過傳承為社會進步發揮基礎作用，文化會促進或制約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文化的力量，已經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類文化演化的進程中，各種文化都在其內部生成衆多的元素、層次與類型，由此決定了文化的多樣性與複雜性。

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來源於其內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國文化的歷久彌新，取決於其變遷過程中各種元素、層次、類型在內容和結構上通過碰撞、解構、融合而產生的革故鼎新的強大動力。

中國土地廣袤、疆域遼闊，不同區域間因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建構了不同的區域文化。區域文化如同百川歸海，共同匯聚成中國文化的大傳統，這種大傳統如同春風化雨，滲透於各種區域文化之中。在這個過程中，區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國文化的共同價值取向，以自己的獨特個性支撐着、引領着本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從區域文化入手，對一地文化的歷史與現狀展開全面、系統、扎實、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揚當地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資源，繁榮和豐富當代的先進文化建設活動，規劃和指導未來的文化發展藍圖，增強文化軟實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思想保證、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輿論力量；另一方面，這也是深入瞭解中國文化、研究中國文化、發展中國文化、創新中國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如今，區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視，成為我國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個重要標志。我們今天實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義也在於此。

千百年來，浙江人民積澱和傳承了一個底蘊深厚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的獨特性，正在於它令人驚嘆的富於創造力的智慧和力量。浙江文化中富於創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現在其歷史的源頭。在浙江新石器時代最為著名的跨湖橋、河姆渡、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們都以不同凡響的作為，在中華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創造和進步的印記。

浙江人民在與時俱進的歷史軌迹上一路走來，秉承富於創造力的文化傳統，這深深地融會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體現在浙江人民的行為上，也在浙江歷史上衆多傑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從大禹的因勢利導、敬業治水，到勾踐的卧薪嘗膽、勵精圖治；從錢氏的保境安民、納土歸宋，到胡則的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從岳飛、于謙的精忠報國、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張蒼水的剛正不阿、以身殉國；從沈括的博學多識、精研深究，到竺可楨的科學救國、求是一生；無論是陳亮、葉適的經世致用，還是黃宗羲的工商皆本；無論是王充、王陽明的批判、自覺，還是龔自珍、蔡元培的開明、開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蘊，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務實的創造精神。代代相傳的文化創造的作為和精神，從觀念、態度、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發展了淵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傳統和與時俱進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發着浙江的

創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競爭力，激勵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滿、永不停息，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不斷地超越自我、創業奮進。悠久深厚、意蘊豐富的浙江文化傳統，是歷史賜予我們的寶貴財富，也是我們開拓未來的豐富資源和不竭動力。黨的十六大以來推進浙江新發展的實踐，使我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與國家實施改革開放大政方針相伴隨的浙江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深層原因，就在於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傳統與當今時代精神的有機結合，就在於發展先進生產力與發展先進文化的有機結合。今後一個時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繼續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文化力量的深刻認識、對發展先進文化的高度自覺和對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們應該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終可以轉化為物質的力量，文化的軟實力最終可以轉化為經濟的硬實力。文化要素是綜合競爭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源，文化素質是領導者和勞動者的首要素質。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歷史與現狀，增強文化軟實力，為浙江的現代化建設服務，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業，也是浙江各級黨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責任。

二〇〇五年七月召開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屆八次全會，作出《關於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決定》，提出要從增強先進文化凝聚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增強社會公共服務能力入手，大力實施文明素質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護工程、文化產業促進工程、文化陣地工程、文化傳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項工程」，實施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加快建設教育、科技、衛生、體育等「四個強省」。作為文化建設「八項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務就是系統研究浙江文化的歷史成就和當代發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蘊、研究浙江現象、總結浙江經驗、指導浙江未來的發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將重點研究「今、古、人、文」四個方面，即圍繞浙江當代發展問題研究、浙江歷史文化專題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歷史文獻整理四大板塊，開展系統研究，出版系列叢書。在研

究內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蘊，系統梳理和分析浙江歷史文化的內部結構、變化規律和地域特色，堅持和發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與其他地域文化的異同，釐清浙江文化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響的關係；圍繞浙江生動的當代實踐，深入解讀浙江現象，總結浙江經驗，指導浙江發展。在研究力量上，通過課題組織、出版資助、重點研究基地建設、加強省內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門力量等途徑，形成上下聯動、學界互動的整體合力。在成果運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充分發揮其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咨政育人、服務社會的重要作用。

我們希望通過實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歷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經驗引領浙江人民，進一步激發浙江人民的無窮智慧和偉大創造能力，推動浙江實現又快又好發展。

今天，我們踏着來自歷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許，理應負起使命，至誠奉獻，讓我們的文化綿延不絕，讓我們的創造生生不息。

二〇〇六年五月三十日於杭州

校點前言

毛際可（一六三三——一七〇八），字會侯，號鶴舫。遂安（今屬浙江淳安）人。清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進士。與同時期的毛奇齡、毛先舒齊名，世稱「浙中三毛，文中三豪」。

毛際可始祖於唐天寶間自江山遷於遂安之泮塘。其高祖毛志淶，官化州同知。其曾祖毛一瓚，萬曆壬辰（一五九二）進士，神宗因為偏寵鄭妃，議三王並封。毛一瓚上書糾首輔之失，朝臣為之震驚。毛一瓚做進縣令時，減賦薄徭，與民休息。曾於邑舍旁置柴火炊具，令受質者持一日糧，自炊其中，很快審訊定案。有「斗米官司」之謠。及為吏部文選司郎，條利弊於當事，改為條鞭之法，邑人德之，以清節著。（《曾祖肖環公家傳》）毛際可的堂曾伯祖父毛一公，萬曆己丑（一五八九）進士，文名藉甚。因才幹擢工科給事中，後因抗疏請皇長子冊立，神宗怒削其籍。天啟即位後，陟南光祿寺少卿。（《曾伯祖明齋公傳》）實際上，毛際可的另一堂曾祖父毛一鷺官位更大。毛一鷺，萬曆甲辰（一六〇四）進士，天啟年間，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後又升南京兵部右侍郎。但因其構陷東林黨人周順昌，後又為魏忠賢建生祠，名附閹黨。毛際可大概嫌其名聲不佳，並未為其作傳。毛際可祖父毛國章，績學能文，不僅為自己的父親廬墓三年，還為嗣母服喪三年，里中稱為孝子。（《王父思程公家傳》）毛際可父親毛之履，兄弟五人，排行居長。孝悌謙恭，性廉介，好施予。急人所難，焚毀鄉民借貸之券。曾負笈師從於汪喬年，雖嗜學，但因為文奇肆自恣，未能中舉。嗣後絕意仕進。死後以子貴，

被封文林郎城固縣知縣。

相對祖父與父親，毛際可的仕途還算順利。九歲出應童子試，邑里頗稱之。（《童太孺人行略》）「有國士之目」。（《〈點易支言〉序》）二十四歲中舉人，二十五歲成進士。初授河南彰德府推官，廉明不阿，政績卓著。後因繼母去世世丁憂，康熙六年（一六六七）授貴州黎平李官，未任裁缺。（《復同寅柯茹蘭書》）繼調城固（今屬陝西省）知縣，修築渭河五門堰，灌漑田五萬餘畝。再調浚儀（今河南開封）知縣，益勵清貧廉潔。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曾被薦試博學鴻詞科，報罷，又回到浚儀做知縣。不久，「因邑丞之構遂致中沮」。（《書〈保留疏稿〉後》）告老回鄉，閉門著書。

毛際可其子孫多有仕途經歷。長子毛士儀雖未考中舉人進士，但以貢生的身份做了新城縣教諭，又任寶坻縣令，後又升甘州丞、思南府知府等職。次子毛士儲曾任扶風知縣，冀州知州，河南都轉鹽運同知。孫子毛覽輝曾任井陘令，後又升任撫開州、定州知州等職，另外四個孫子，毛次詠、毛次嘯俱候選州同知，毛次咸候選州同判，毛搏霄任山陰訓導。曾孫毛紹睿為清乾隆戊辰科進士，江南道監察御史，刑部員外郎，另一曾孫毛紹准曾任裕州知州。（《思南府知府毛抑齋傳》）由此而論，毛際可家可謂能吏世家。

值得一提的是毛際可的女兒。毛際可只有一女，名孟。嫁給康熙六年（一六六七）進士方象瑛之子方引祀。但方引祀得了急病，五日後尋卒。毛女墮樓殉節，垂死復甦。（《亡女吞金記》）十年後，吞金耳環一對、金指環二枚，又不死。雖然包括她兄長毛士儲在內的親人皆有勸阻，但她仍毅然為丈夫卜葬，矢志同穴，最後絕食十九日而死。事載《浙江通志》。「墮樓」事文人名流多有贊詠，衆人詩文結集，在當時影響很大。毛際可對方家急娶女兒有不滿之意，也心痛女兒的喪生，為其他節婦寫傳時必泣淚漣漣提起自己的亡女。（《禹貞婦傳》）其實，真正逼使他女兒走向黃泉路的恰恰是毛際可

這樣的士大夫文人，他們是道德輿論的控制者。毛際可屢屢爲節婦作傳，宣揚女性應做節婦烈女。他爲錢塘戴烈婦作傳，有「吞金不死」語。毛女在其側旁觀，看到吞金也能死人，才有她後來的吞金自殺。（《亡女吞金記》）令人髮指的是當時淳安縣令何偉，在毛女絕食多天但未死時，「日使人微伺於門，以覘存歿。未及舍殮，而已命駕來弔。」（《亡女節烈述》）在這種情況下，毛女豈能不死！雖然毛際可自己也可能不同意女兒去殉節，他女兒估計也是趁他遠出淮揚，無法阻止她殉節，而絕食自盡的。但毛際可沒有意識到，其女走向祭壇的綁架者除了上述的縣令何偉，毛際可自己也是重要的一位。在悼念女兒時，毛際可有這樣的複雜感情：生爲烈婦，死爲明神，理所固然。爲父母者亦可以無憾，而念及女兒十九日中咽斷腸枯之苦，又何以爲情也。（《祭亡女文》）

毛際可以儒家思想道德立身，對釋、道敬而遠之。儘管他在斷案不明，天旱求雨之時也會迫不得已去拜祝神靈，身患重病時用道家養生功法康愈，但他最關心的却是如何爲官，治民有術。（《醫說》）對於詩文與道的關係，毛際可雖未明言文以載道，但他認爲修身立德是爲文的前提，認爲「思淺」會致文章氣浮，力輕而韻短。如他在復施閨章信中所說：「夫世之真能爲文者，必循乎道德之塗，澤以詩書之氣，其持身必靜，其宅心必虛，其取益必廣，未有如執事所云而可以稱文人者。況從來三不朽，立言居後。」（《復施愚山觀察書》）

毛際可的文學成就可用毛先舒的酒後之言來評價：「吾文不及若文，若詩不及吾詩，長短調則雅相頡頏。」（《家稚黃五兄傳》）《四庫全書總目》也做了大致評價：「際可與毛先舒、毛奇齡有三毛之稱，其學不及奇齡之博，而亦不至如奇齡之强悍，堅僻與先舒則雁行矣。」

毛際可的詩集《松皋詩選》在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因「內序文一篇，係王仲儒所作，上冊《離珠集》有贈王西齋詩一首」^三，牽連王仲儒《西齋集》案，板毀，書遂不傳。

毛際可現存詞一百九十餘首，與同時代其他清代詞學大家相比，毛際可的詞並不突出。從詞作內容上來分，大致可劃為三類：一為「應酬作答」，二為「閨情愁怨」，三為「寫景記遊」。毛際可自己以「花間草堂」為學習的榜樣，但又不專以綺靡為尚，在詞作中儘量避免俚俗，追求澹逸、新穎、清疏的特點。這在他的文章中有多次表白：「而際可所區區晨夕者，乃震川之樸學與花間草堂之蕪音。」（《復王蓼舫太史書》）「余謬不自揆，早學為古文詞，後避寇窮山，偶得《草堂詩餘》，按節尋聲，勉為《映竹軒詞》。」（《披雲閣詩餘》序）毛際可詞「清疏」的特點在後人批語中也多有體現。像「幽淡淒清，一塵不染」（《滿江紅·遣懷》批語），「濃麗語出以清灑，故可誦」（《金明池·祝徐母顧太夫人壽》批語），「寫景清越，如詠金山詩。樹影中流，引人入勝」（《青玉案·游岑山精舍》批語），「前旌迎着征鴻，寫景清麗」（《一叢花·送劉梅潭典試還朝》批語），以及「疏秀有骨」、「疏秀」、「疏秀如竹窗新月」等。

毛際可以文學是在不斷發展的觀點看待詞的演進變化。他認為：「天地間運會升降，不能無所餘。經餘而為子，史餘而為《西京雜記》、《世說》諸書，《樂府》餘而為長短調，皆是也。然子多畔經，《雜記》、《世說》亦無大裨於正史，惟《樂府》之於長短調，則有先後互嬗之義焉。」（《月聽軒詩餘題詞》）以發展的文學演變觀點肯定詞產生的合理性^三，「然人謂有騷賦而溫柔敦厚之旨以亡，有詩餘而後人之詩終不及於古。若以賦與詞為厲階者，而余以為不然。假令《子虛》、《上林》之體不興，「菩薩蠻」、「憶秦娥」諸調不創，遂謂《雅》、《頌》可相沿至今，而初、盛之作，率不流為中、晚歟？蓋運會所啟，一時才人文士，乘於機之所自然，而踵事增華，尋變入節，固有非偶然者。」（《月查集》序），以辯證的眼光看待文學自身發展。

毛際可也接受了以婉約為正豪放為變的觀念，但對風格的要求則比其他人較為通達。^三在評價

他人的詞時，以「花間草堂」爲標準，但又沒有拘泥於前人成見。「至於長短諸闕，言情則眉動色飛，憤時則風馳霆擊。葦花間草堂之勝，而不可以一格相繩。」（《月查集》序）他對豪放的風格不像毛奇齡那樣採取絕對排斥的態度。毛際可更追求詞的清疏潔雅，「夫美人香草，寄託遙深，不無婉變其辭，以爲情至，然必流連裙舄，過於褻昵，殊非好色不淫之義，而亦大雅君子所不樂道也。」（《月聽軒詩餘題詞》）毛際可評價他人詞作時，也以清疏潔雅相要求。「讀青苔園長短諸調，蒼秀澹逸，或如遠岫之出雲，或如懸崖之墜石，或如聞鈴於雨夜，或如聽角於霜晨，而閨幃裙舄從不染其筆端，凡花間草堂以來所未有也。」（《題周汝石詞》）明確流露了對流連裙舄褻昵詞作的不以爲然的態度。

毛際可文章主要存於《安序堂文鈔》與《會侯先生文鈔》兩部文集中。相比於詩詞，毛際可的文章影響更大，而這其中一部分應歸功於毛際可的時文寫作，「竊際可少以制藝頗竊浮名」。（《復王蓼舫太史書》）毛際可科舉順利，與其留意並認同時文寫作有關。在幼年之時，毛際可得到其父毛之履悉心指導，並被其父斷定：「孺子文，他日必能榮世。」（《府君太素公行述》）毛際可對科舉時文的創作並無排斥抵觸情緒，反而認爲時文與古文有異曲同工之妙：「昔有明三百年，以制藝取士，古文詞不逮唐、宋，然所謂大家若荆川、熙甫、鹿門諸君子，其制藝亦復矯矯傑出，不隨流俗。則謂制藝與古文詞有異道，豈定論哉？」（《洪暉吉文集》序）

毛際可的論述文創作，多以歷史事件爲題材，觀點鮮明，不苟同前人。論證過程中，大量運用假設、因果、對比等方法，縱橫捭闔，推理縝密，說理透徹。雖然毛際可的文風不像他父親毛之履的「奇肆自恣」，但其史論文章明顯有文筆犀利的特點。毛際可在行文過程中還注重起承轉合等技法的運用，一波三折，轉折有姿，深諳唐宋古文之法。不論是史論文還是記人敘事文章，都有這個特點的體現。例如，《毛孝子傳》是毛際可爲其堂弟毛孝子寫的傳記，篇幅很短，僅有四百餘字。但其中却「得

史家抑揚之體」，文章以孝子「不甚以能文顯」來襯托其「賦性樵樸」，映射後段「汝（超倫）九歲能文，以徵至孝之報」，最終以達到論證「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的目的。（《與姪超倫書》）從中可以看到毛際可從文章構思佈局到遣詞造句上的獨具匠心。

毛際可稱賞歸有光感情真摯的文風，並加以揣摩學習。「初慕近代歸震川文，不能測其涯際，遂取童時所習史、漢大家諸篇，規程而探索之，始知源流上下，遞有師承。然每一執筆，屏營萬狀。」（《復王夢舫太史書》）其紀人述事文章文辭質樸，而又飽含感情。「猶憶小人有母，每課讀，以梨栗置几案間，令成誦，一過即啜其一。兒時嗜食，因不廢書。」（《蘭陽節母羅太君序》）這段話回憶昔日的瑣事細節，細緻生動而又感情真摯，與歸有光《項脊軒志》文風非常相似。

毛際可對晚明公安派及竟陵派宣導性靈的文風皆加否定。他指斥公安派的浮佻文風，「文至明季而衰，怪僻膚冗，浸以成習。至昭代朝宗諸子，始爲沉雄疏宕之文，風會漸歸於正。余少年好流連光景，於公安諸編不無闖入。及長，始悔其所作，卓然欲有所樹立」（《李織齋文集序》）。對竟陵派也不滿意：「近代竟陵格律佻弱，然陳白雲之流，尚能依其末光，有聲壇坫。」（《寄姜武孫書》）但另一方面，他也反對前後七子復古的拘泥：「非若有明中葉諸君子，謂詩止大曆以上已也。夫中、晚不及初、盛，初、盛不及六朝，六朝不及漢、魏，固已。然上下數千年，而謂中、晚以後之詩皆可廢，則何若專法漢、魏，而謂六朝以後之詩皆可廢乎？」（《王阮亭詩序》）他認爲詩文創作應轉益多師，規撫秦漢唐宋諸家。「嘗歎自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來，其途甚廣，而近日學詩者，必循環步趨於歷下、竟陵。譬若厭梁肉者，謂蔬蕨之可嗜，久之知其枵腹無當也，復欲攘竊於隔宿之官庖，豈非習焉而得其偏之過歟？故選之義一取於兼，一時以爲知言。」（《韓蘧廬先生合葬墓誌銘》）

毛際可崇尚唐宋八大家文風，在文集中常見到這樣的評語：「名論層出，百轉不窮，置之眉山集